

# 冷劍烈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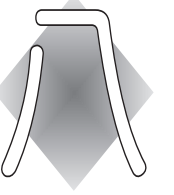
司馬紫煙

駱仲和將臉一沉怒道：「你出來幹什麼？一個大閨女如此拋頭露面成何體統？」駱洛仙受到斥責之後乾脆走了出來道：「爹！您不急，我可等不及，要不我自己來說！」駱仲和一拍桌子怒罵道：「混帳！你再如此不顧廉恥，我寧可殺了你，也不能叫你敗壞門風……」駱洛仙呆了一呆道：「我們有什麼門風……」駱仲和這下是真的生氣了，兩眼中冒出火花，駱洛仙悻悻地退了回去，金蒲孤卻莫名其妙地道：「駱先生令媛究竟有什麼事？」駱仲和頓了一頓道：「其實也不算什麼大事，不過是素仰大俠箭技超群，想請大俠露兩手給我們開開眼界……」金蒲孤一怔道：「這件事並沒有什麼，先生何必生那麼大的氣呢？」駱仲和紅著臉訕笑道：「敵人不過是惱怒她沒有規矩，大俠剛坐下來，茶還沒有喝兩……」駱洛仙忍不住又從屏後轉出來道：「爹！您別假斯文了，更別賣弄您的傢俬了，金大俠見的世面很多，我們這點排場在他眼中根本不值一笑，而且我知道您還不放心，想考驗金大俠，我看這是多餘的

……」駱仲和怒聲道：「賤婢！你是在作死了……」駱洛仙強項地道：「我祇是告訴您我的決心，不管金大俠是否能通過您的考驗……」駱仲和氣得臉色鐵青，一隻手已經舉起來了，駱洛仙卻毫不在乎地道：「考就考吧！我相信金大俠也不會被您考倒的，我早就算準了……」駱仲和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，駱洛仙大概是怕他父親真的發作揍人，連忙回頭大叫道：「駱強！駱勇！準備射場，通知駱信和駱義……」屏後有人應了一聲，立刻是一陣響動，金蒲孤等人所坐的客廳自動閃爍移去，片刻之後，約莫移出七八丈，才嘎然而止，同時四面的屏風也自動地沉入地下，眼前現出一所寬長的內堂！金蒲孤見這所內堂空無一物，寬約二十丈，長有六十丈左右，正是從外面看見全屋的大小！他這才明白此地原本是作為練武所用，地下裝著機關，開動機關可以將客廳移過來，屏起屏風，以作款客之用，而那四週的高屏，正是將客廳間隔出來，遮住前後左右的空地。靠著內堂的一邊牆前，站著十幾名黑衣

的勁裝大漢，每個人都背著一把長弓與一壺竹箭！從弓箭的長度看來，這些人的臂力都很強，至少也在三百石以上，才能開引那高興人齊的強弓！駱仲和朝駱洛仙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倒是很開心！」駱洛仙輕笑一聲道：「我自然開心，因為這是我……」駱仲和用手一揮，阻止她說下去，沉著喉嚨道：「你別想得美，事情未必會如意……」駱洛仙咬著嘴唇道：「那我不管……」她的話被駱仲和嚴厲的目光打斷了，才悻悻退後，駱仲和勉強壓住怒氣，朝金蒲孤一笑道：「金大俠！敵人訓練了十幾個家人，在射箭一道上頗有成就，想請大俠與他們一較射技……」金蒲孤淡淡地道：「對不起得很！在下習射祇為了強身除暴，並不為與人爭勝！」駱仲和談笑道：「金大俠仗學世皆聞，自然看不起我們這些家人，這樣吧！敵人叫他們先練兩手，如蒙大俠還看得起，就指教他們一番如何……」說完也不徵求金蒲孤的同意，就朝那些大漢道：「駱強！金大俠是當世第一箭手，你們可能丟人，假如能得到他一句指示，也不枉枉十年苦練！」駱強是個中年漢子，他應聲而出，卸長弓，朝金蒲孤一拱手道：「請大俠多包涵！」（一四四）

我猜想大概是自己的錯覺，不過心裡總是覺得怪怪的，於是背著阿島偷偷將小壁櫥抬過來，並且把屏風的位置與榻榻米的邊緣對齊，這麼一來，如果有人碰到屏風或是搬動小壁櫥，馬上就可以發現了。第二天，我一個人又偷偷跑來查看。「有被移動過嗎？」「那一天沒發現什麼異狀，我以為是自己多疑，於是又過了兩、三天再來看。」「結果呢？」「屏風兩端都已經離開榻榻米的邊緣。」「怎麼會？」「美也子和我不禁驚訝地相互對視。」「木窗有沒有被動過的痕跡。」「沒有。我為了再次確定，打開木窗之前特別仔細查看了每一扇窗戶上的插銷；結果也沒有被撬開或拆開的痕跡。」我和美也子再次相對互視。「來人會不會是從庭院的那個方向闖進來的？」「要來這裡除了我們剛才走過的長廊之外，沒有其他的人口，長廊的門當時都已經從主屋那一面上鎖，而且鑰匙祇有兩把，一把在我身上，另一把由姑婆保管。」「會不會是你們家的人進來過？」「應該不會，哥哥他臥病在床，根本無法站起來，姑婆和阿島不可能有事到這裡來。」「好奇怪喔！」「真是不可思議！」「我開始覺得有點可怕，但又不能隨便對別人提起，考慮了很久，最後拜託山方的平吉睡在這裡。」後來我才知道這棟當時曾經招待過城主的建築物，曾經住了許多所謂山方、牛方、河方的人，山方就是專門收取山上運下來的木材製成木炭的人；牛方看字面也可以明白，就是照料牛群的人；河方是專門負責將木炭裝船運至N車站的人。最近已經有貨車可以運到N車站，但在以前都是順著河流運出去的。「然後？有沒有再發現到其他異狀？」「這個平吉平常很愛喝酒，所以我用酒作條件拜託他睡在這裡。記得好像是第四天的早晨，我過來探詢前一夜的情形時，卻發現平吉不見了，同時還看見有一扇木窗被打開。我大吃一驚，四處尋找他，結果發現他回到自己的房間用棉被蒙著頭大睡。於是我叫醒他，問他許多問題。我們默默地盯著姐姐，祇見她條條滿臉通紅。平吉說，當天半夜屏風裡的人物竟然從裡面走出來了！」「怎麼可能。」我們不約而同望向屏風。「屏風裡的三個人都走出來嗎？」「不是，走出畫境的祇有佛印和尚一個人。剛才我也提到平吉這個人很愛喝酒，如果不喝酒就睡不著覺，那天晚上也是一樣，他喝得醉眼迷濛，好不容易才躺下去睡著了。到了半夜時分，他突然驚醒，發現在睡前明明已經關掉電燈。現在房裡卻隱約還有亮光，於是抬起頭來四處張望，發現屏風的前面好像有人。他嚇了一跳，大聲喊了一句：「是誰？結果對方好像也嚇了一跳，轉過頭來，平吉看得很清楚，就是畫裡的和尚。」（三十一）



● 橫溝正史

# 招魂

倪匡

可是，到真正見到了他，我卻可以肯定，這是人，不是鬼——我曾把手放在他的臉部，他呼出來的氣，甚至是溫熱的！明明是鬼，不是人！可是肯定了他是人之後，疑問卻更多了。他自認是「建文帝」，這可以說他是一個瘋子。但一個瘋子，怎能發現那麼隱秘的所在——而這個所在，又恰好正是建文帝的避難之所！所以，我還是比較傾向於一個假設：建文帝的靈魂，進入了他的身體。或者說，建文帝靈魂干擾了他腦部的活動，俗稱「鬼上身」，一就是這種情形！那「建文帝」聽得我的責問之後，反應的奇特，也在我的意料之中，因為一個人的腦部活動如果受到了某種外來力量的干擾，他自己處於全然不知道的狀態之中。我曾有過這樣的經驗，記述在《芒點》這個故事之中。許多被外來力量干擾了腦部活動的人（包括著名的南極探險家張堅的弟弟張強在內），都做出了全然不由自己控制的種種可怕行為，像這從，自以為是歷史上的一個皇帝，已經可以說溫和之至了。我重複了一句：「你是人，不是鬼！」他喃喃自語。「我……是人……不是鬼！」我再說：「你是人，所以，你絕沒有可能是建文帝，你看來三十來歲，是一個現代人，你不可能是五百八十年前失蹤的皇帝！」他的神情更擁擠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突然之間，他叫了聲：「朕——」我就在等這個機會，他才說了一個「朕」字，我就揚起手來，一個耳光打過去，「拍」地一掌，重重擱在他的臉上。那一掌。我用的力相當大，打得他的頭陡地向旁一側，他本來是坐在椅子上的，頭向旁一側的力十分大，使他連人帶椅，一起跌到了地上，發出了「咕咚」一下巨響。齊白並不知道我會有這樣的動作嚇得陡然怪叫起來，手足舞蹈。而我之所以這樣做，是由於在《芒點》這個故事之後，我和梁若水醫生。以及好幾個精神病專家詳細談過，他們都當人的情緒在激動、狂亂的時候，重重擱上一個耳光，有相當程度的鎮定作用，由於臉部的三叉神經和大腦作用有某種程度的聯繫，加以打擊，可以改變某些腦部活動。我的想法是這樣：這個人，是瘋子也好，是被某種力量影響了腦部活動也好，我施以我的打擊，就可以使他變得清醒。這是我的設想，我在他自以為是皇帝，說出一個「朕」字的時候，施以打擊，時間也拿捏得恰到好處。可是，不知道是不是我下手太重了，還是那人不經打，他跌倒之後，人在案後，我和齊白，一時之間，都看不清他的情形，可是這了一會，未見他有什麼聲響發出來，也不見他站起來。（六十九）



楔子 艷陽高照的五月天，風中像夾著火球般，燒得每個人臉紅心熱。崔幼晴圓圓的小臉上滿是汗水，不知是因為天熱？還是因為心情緊張？「孟學長……我……」平常好動活潑，講話像機關鎗似的崔幼晴，難得會這麼扭扭捏捏且結結巴巴。「什麼事？」孟虎耐心看著她的不安。崔幼晴鼓起兩頰，用力的呼吸再呼吸。若錯過了此時此刻的勇氣，她怕自己再也無法將心中的愛戀說出口。「學長，我喜歡你，我真的很喜歡你。」她一鼓作氣。「不知道你對我的印象如何？」呼！終於說出了長達兩年的愛慕之意。雖然同學們都說她的臉皮跟城牆一樣厚，但此時此刻，她祇能盯著學長好看的下巴瞧。孟虎鏡片下的眼神是洞悉的清澈。「妳很好，是個好女孩。」崔幼晴從嘴裡吐出了一大口氣，撥了撥被汗水濡濕的劉海，終於敢直視他明亮的黑眸。「學長，你說實話沒關係，我禁得起打擊。」他還是一慣溫和的笑。「妳真的很好，個性活潑又大方，是人見人愛的好女孩。」他為什麼一直強調那個好字？難道他是拐著彎在拒絕她的告白嗎？「要死就死個徹底，她乾脆單刀直入的問個明白。」「那意思是，你會和我交往嗎？」她已經把臉皮放到地上了，親愛的學長，你千萬不要踩過臉皮，讓她一點面子都不剩。他有著短暫的沉思，嚙著唇角，似在斟酌著詞句。她的心被懸上了十八層的高樓。學長

趕快點頭答應呀，千萬不要拒絕她人生第一次勇敢的告白。「唔……」他的笑是齒不露白，溫和中有股別人無法看穿的莫測高深。「有！」她差點就要立正站好。「妳是個好女孩，不過現階段我並打算交女朋友，我還要當兵，還打算要出國唸書，如果妳願意，我們永遠都是好朋友。」他的話依舊很很低。這是什麼情形呀？她明明熱得半死，為何全身寒毛直豎，還無緣無故的顫抖？本來就是想要得到他的親口拒絕，好讓自己死了那該有的遺憾。雖然心裡早有準備，她還是痛到差點站不住腳。「我明白了，我應該要當壞女孩才對。」歎了口氣，故作鎮定的將雙手插在牛仔褲的口袋裡。「感情要在對的時間遇上，才会有好的發展。也許以後我們會有機會，請妳千萬不要錯過。」他適時的又給了她一線希望。她勉強笑了，笑得很難看。「也許吧。」看來她等一下得去大吃大喝一頓，好好的發洩這種難以承受的痛。「走吧，想什麼？學長請客。」他是一雙火眼金睛嗎？怎麼她想什麼，他都能知道？「你怎麼知道我想吃東西？」「妳每次心情不好的時候，不是都吃得特別多嗎？」（一）



# 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張澄江首坐，顧躍仙次之，蔣青巖又次之，華刺史北面相陪。茶過三巡，華刺史道：「昨聞捨內侄道兩兄才品門第，急欲一晤，且是舊日通家，不知兩位尊人健康麼？」張、顧二人一齊打恭道：「先君去世多年了。」華刺史歎道：「國亡世亂，故歸親朋凋零殆盡，令人可悲可憫。兩兄如此英年妙品，指日定成大器，老夫何幸，得觀芝宇！」張、顧二人齊聲道：「後生失學，今幸因青巖兄之緣，得拜階下，惟老先生進而教之。」四人敘了半晌，華刺史細看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，渾如三坐玉山，朗然而照映，暗暗稱羨道：「不意世間有此等俊人。」當下吩咐將三家的行李，安在東邊書院裡。又喚過一切院子、書僮來，吩咐道：「蔣官人是至親，張相公、顧相公是尊客，你們都要敬謹，不得放肆。」又派了一個書僮、三個院子，輪班在書院中傳遞茶水，聽候使喚，吩咐完備，蔣青巖立起身來道：「小侄們也要到書院中走走。」華刺史即便相陪，前邊書僮引道，四人一齊走過了天井，進了東邊一個竹門，行過兩條竹徑，來到書院。祇見書院中門徑曲折，地下灑掃得一塵不染，中庭兩邊，種有十來多株大桐樹，此時正是深春，那桐葉新發，把紙窗兒都映得碧綠。窗前的芍藥初開，香風滿院，那几榻之精，書畫之富，不可言盡。怎見得，有詞為證：階下梧桐滴翠，床前芍藥流香，牙籤萬軸擁胡床，几榻爐瓶雪亮。隔樹鶯聲宛轉，銜泥燕語匆忙。文房四寶最精良，卿相神仙不讓。右調《西江月》蔣青巖和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看了，都道是高人居住，與眾不同。再到後面，又有一個亭子，四面修竹，亭面臨水，亭上釘了一個扁，寫著「棲鳳軒」三個大字。蔣青巖和張、顧三人見了，暗暗著一驚，道：「三鳳之說應矣。」三人相視而喜，華刺史看見，祇道他三人愛這亭子，便吩咐院子移坐具到亭上坐談。少頃飯到，吃飯後，蔣青巖又進去候過華夫人，出來閒話，書僮在旁焚香煮茗。他少長四人，談今論古，暢敘幽懷。華刺史見他三人人口似懸河，腹如武庫，心中驚羨非常，當夜盛席相款，又下了請啓，請明日遊園。蔣青巖心中甚喜，暗暗打算明日到園中，偷空去尋前日的舊事，酒散後，一夜睡不著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（十九）

**神機妙算張太乙**  
張天師64代再傳人  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  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  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  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  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  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  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**聖路易新聞電子報**  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  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  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  
請上網：slcj.us  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